

印度行 印度又行

文／圖·鄧啓福

緣結印度

2008年六月初任教加拿大的老友，印度籍達斯教授來台，參加在台中金典大酒店舉辦的一個計算機科學研討會，會前先到交大會見我們這一群老友，如魏哲和、李素瑛、李其昌等十餘人，大家相聚甚歡。

約從1978到1984年，他曾連續任教交大的計算機工程系所約六年，他的女兒在台讀到國小到三、四年級，能說一口國台語。約1984年我出任國科會工程處長，他也離台轉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教，但每隔一、二年就會重遊故處，會會我們這些老友。

回憶初識他時常在一起談談印度與我國風俗習慣的差異，引起我對印度文化的興趣，前後買了糜文開教授的著作三本來印證達斯說的一些故事。糜教授40年代曾任職我駐印大使館多年，來台後執教多所大學，傳授印度文化課程，如台師大等。

達斯教授看我對印度的興趣頗高，極力鼓吹我去看看印度。1981年12月加爾各答一大學舉辦一資訊與電信研討會，我與達斯都去了。研討會內容事隔多年已全無印象，但所遇到、看到、聞到、聽到的一些瑣事，卻歷久彌新。其中有些或者是我錯誤印象。下節將先談這次印度行。

近年來金磚四國的報導不絕。四國中除了巴西，其他三國如俄羅斯、中國大陸、印度都有幸曾留下足跡，其中中國大陸去過多次。五年前去過莫斯科、聖彼得堡及波羅地海四國旅遊。當然如前述也曾去印度加爾各答。財經媒體如商業週刊等經常報導印度的服務業如何澎湃發展可比美中國大陸的製造業。且連續多年經濟成長率多落在6%至8%之間。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也不吝長篇累牘介紹印度。因此對重遊印度興趣甚高，適逢孟光森兄邀遊印度金三角地帶之古文化遺址，定在二月中出發，歷時八日。共在北印度的心臟地區旅行三千餘公里，除了看古蹟外，也看到不少人間百態。內心不免將二次時間上相隔近三十年的所見所聞相比較一番。

二月的印度行中頗想了解一下印度的無線通訊狀況，可惜我沒有林一平教授的本領，身邊竟沒有任何通訊工具可用以測試；且多年來一直沒有注意提昇自己對社會變遷的觀察力，本文所見所聞只是一個平凡七旬翁的感受而已。

印度行 印度又行



談到今年（2008）二月印度行部份。將在本文第三節簡略說明。第四節將談我的浮光掠影的印度觀感，第五節特別介紹我們的導遊，因為他是我們此行惟一曾作近距離觀察的印度人。

第一次印度行

1981年12月某日與交大多位同事包含達斯在內飛往印度東部大城加爾各答，在下機時一出機門，鼻子就不適，因為一股生煤燃燒後的氣味瀰漫空氣中並夾著一股腐味，分不清是什麼，不久我就開始鼻塞了，以後數日都是如此。生煤燃燒後氣味我能分辨，五十年代台灣一般家庭也燒生煤，鄉間廚房的爐灶甚至以枯樹枝稻草為主要燃料，在我們那個時代，鼻子對這些燃燒後的氣味都已熟悉，因此，對於這分辨不出的氣味，後來發現是加爾各答大街有不少 Street people，無家可歸，無室可居，依靠一襲被單一樣的沙里布裹在身上睡在路邊，加爾各答的12月，夜間頗涼。這些 Street people 就把垃圾掃在一起生火取暖。不明氣味來自於此。

加爾各答是一工業城，英國在殖民時期在此地用力頗深。街道寬廣，一條約有淡水河寬度的恆河入海支流流過市區；河二側公園寬廣，林木森森。遠看風景不錯，但走近一看，卻見垃圾滿地。我們住的旅館在此附近，旅館建築略雅緻，當時台北勝過此處的恐怕只有圓山飯店。

在那個時代，旅行機票安排不易，我們比會期早到了好幾天，幸好達斯教授與這次研討會的主辦大學電機系主任（已忘其名，連大學的名字都記不得了）是好友，這位系主任先安排我們參觀他們的大學，其次安排一輛車帶我們西行甚遠去看一所 IIT（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型工程學院。IIT 型學院在印度學界及產業界聲譽很高，進得了這型學院的學生，一定是人人稱羨，達斯教授就是某所 IIT 型工程學院畢業生，後到美完成博士學位再任教。

彷彿是到加爾各答的第二天，我們去了主辦研討會的那所大學，進入校門後，頗為不敬的感到比五〇年代初期台大的校舍遠不如，只見一棟棟牆壁剝落像是廢棄的建築物散佈各處，我們就進入其中一棟，直奔座落其內的電機系主任辦公室，這位主任對我們說他們不是重點大學，政府已多年未提供校舍修繕經費，他說你們看是不是像 Deserted building？！他又說加爾各答屬 West Bengal 省，此省經濟狀況很差，他的畢業生很難找到工作。找一個本行正式的工作約需二年。

我從台大畢業的時代，台灣也很少電機電子電信這類的產業，工作機會也不多，

到了八〇年代初，電子工業起步，台灣的電機電子資訊畢業生幾乎是充分就業，比起這間印度大學電機系畢業生來，我深為他們慶幸。

這位系主任幫我們找了一輛車，次日清晨西行去參觀一所 IIT 型工程學院。第一天來時我們漫步在河邊公園，遠處看即有拱型鐵橋造型頗美，不幸這座鐵橋是這附近惟一過河通道，我們上了橋，只見四週擠滿了行人、及各種類型車輛，包括人力車、三輪車、汽車、牛車、摩托車等，幾乎寸步難行。我們的司機先生似乎手未離開過喇叭，過了橋，車路過好幾個路間三角空地，這些空地已不是原設計休憩之處，而是貧民生存居所，很多衣不覆體的兒童，穿越其間像泥猴子，男孩女孩都有，年青的母親追著小孩餵食，似也頗快樂。我自己少年時出身貧困眷村，與此處一比真是天堂。

車出了城，行走在一條主要公路上，應是國道，這條公路看來只有新竹附近縣道的水準。到了目的地進了這一所 IIT 型工程學院，完全另一世界，到處綠草如茵，樹木疏密巧到好處，美麗的校舍顯現在樹蔭中，我已不記得在此校見到什麼人，看到什麼設備，但校區內外的對比，直到今天仍是震撼。

研討會期間認識一位先生，我們聊了很多，他說他有一家電子公司，恐怕是加爾各答最後的幾家之一了。但不久他也必須結束此處的營業，因為 West Bengal 是毛派共產黨當政，政府常通過一些法律例如增加帶薪的假日等，使經營越來越困難。我問他你是打算把公司賣了嗎？他說不是，沒人買，他是一走了之。他這樣的人都走了，會不會使招待我們的那位電機系主任的學生，找到工作的等待時間再拉長些呢？



加爾各答的各種手工藝品很美，我花了一百多美金買了二個銅製瓶子，都是手工雕製，一為孔雀開屏形，一為極精細雕花，花紋頗美，同去的一位香港教授也很喜歡，但我已捷足先得。二樣直到今天仍擺在我家客廳收藏櫃中。

印度行 印度又行



第二次印度行

如前述 2008 年二月 17 至 24 我們加入印度心臟地區的旅遊團，這個團共 16 人，交大同事及家屬佔了一半，有陳茂傑、孟光森父子、張台生、李莉莉、鄧啓福、楊永寧等。



恆河河畔



卡修拉荷性廟群

我們入境在印度首都德里，到的次日東南飛往 800 多公里外的瓦拉納西參觀釋迦摩尼傳道地鹿野苑，然後再次日凌晨四時多泛舟恆河上體會印度教徒虔誠沐浴河畔，不遠處有些印度教徒為他們往生的家人堆積柴木舉行印度教徒視為最神聖的火葬。日出前，河上朦朧朧，顯得莊嚴，更有些神秘感，又一日清晨轉西北飛約五百公里外的卡修拉荷參觀歷經千年的性廟群。此地也是聯合國文教組織認證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之一，從卡修拉荷改乘 Bus 一路西北行目的地是名城阿格拉，此地為蒙兀帝國的首都，各項古蹟都帶有濃濃的伊斯蘭色彩，最有名的是泰姬瑪哈陵在此，為蒙兀第三代皇帝沙加罕歷時二十餘年耗盡國力為紀念愛姬所建，是一座白色大理石建築，規模宏大，線條優美，亦為聯合國認證之世界文化

遺產。

此處附近有多處蒙兀帝國前幾代帝王所建之城堡皇宮，旅行社安排我們從阿格拉到捷布乘火車數小時，捷布有所謂粉紅色城市之稱，似為以前某土王之首都。在英國殖民時期印度除了中央政府外，另有多個半獨立的土王，有些土王甚至蒙兀帝國期已存在，這些土王現在當然已無治國實權，但仍有財產權，例如捷布的土王後代仍擁有城內大片的房地產，以非常低的租金租給民間居住或經營商店改成旅館，離印前一晚我們被安排在其中之一叫莎夢皇宮住過一夜，此處應是某一土王的獵莊，位在山中。

這一帶地方已是印度的西北方地近巴基斯坦，乾旱少植被與樹木，可說是半沙漠地區。我們旅遊時正屬印度北部的乾季，尤見風沙漫漫，經過一些小村莊，孩子們見到我們很熱情，一個個襖衣赤腳，男孩女孩都是滿身灰塵。旅行社也安排我們騎象與騎駱駝，以前去泰國、去中東旅遊也有過騎象與騎駱駝的經驗，不過那些都是騎上後繞一小圈而已。這次騎上後走了數公里，下來後腰酸背痛，真是玩此「遊戲」似已太老。



泰姬瑪哈陵

從捷布到德里高速公路已修通，我們也籍機體驗了一下印度這段高速公路的風味。這次旅遊前後八天，繞行北印度心臟地區三千餘公里，每天起早睡晚，目的是參觀印度存在世上達數千年的古蹟，這些古蹟在我們手中的畫冊都有，不僅有美奐美輪的照片而且有詳盡的解說，但仍不如眼見為真。我們團內的朋友在欣賞這些古蹟之餘幾乎一致的表示是值得我們多日的辛勞及付出昂貴的團費。據雄獅旅行社表示，印度近年觀光客大增，旅館房間不僅貴而且很難訂到，這也許是印度發展服務業對他們國民經濟最具體的正面現象。

上節說到多年前我曾來印度東南部大城加爾各答開會，至今開會的內容記憶中已不見蹤影，留下的只是一些觀感如前文所述；這次以暢遊古蹟為目的，多年後也許不會忘得那麼乾淨，另外忘不掉的應是此時的觀感，下節特略記此行浮光掠影觀感，不再談古蹟。

遊途見聞

我們的導遊對旅程控制很緊，同時也為保護我們，八日的旅程中既未安排血拼、也未給我們機會與印度人作接觸，因此見聞頗有限，也很浮面，對這位導遊



捷布(粉紅色城市)

印度行 印度又行



印度門，1921年英國政府仿凱旋門風格建印度門，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的印度將士。

先生倒是觀察較深，因此較第五節專門介紹此導遊，或可提供一些訊息給尚未去過印度，有興趣作印度遊的讀者作為參考。

二月十七日到達德里，出了機場，覺得空氣還算清新，與近卅年前到加爾各答時截然不同，那天天氣晴朗，我向才見面的當地導遊誇讚今天的氣候，他答這是你們會選旅遊季節，北印度十月到次年三月很少下雨，且較涼爽；三月到六月酷熱，會熱到45度C以上；然後雨季到天天大雨下到十月。德里地方很寬廣，有點像尚待開發似的，車子在灌木林、樹林、小街面間轉了一小時多，導遊說到新德里了，新德里幾乎都是政府機關及工商大廈。有名的印度門、總統府、國會大樓等都在此處。

導遊特別帶我們去甘地墓，佔地甚廣，周圍有大片草坪圍著，因為是周末，一群群不同年齡的學生來到甘地陵墓旅遊，我們先在遠處高地看到這些學生排在墓前敬禮，另有更多的學生一群群散聚在草地上，或遊戲或聊天，這些學生多數穿著不同形式的制服，頗為整潔有次序，不禁想起那次加爾各答所見到的一些印度兒童，真有天壤之別，是不是新德里地區較富裕，或近年印度經濟的提昇已落實到國民經濟的改善呢？

這次印度行，我們坐了兩段飛機都是 King Fisher 航空公司，這家航空公司成立不久，飛機頗新，機上服務人員年輕，態度也不錯，最令我訝異的是，他們說的英文我聽起來很自然，不像早年在國外讀書時遇到印度朋友腔調那麼難懂，他們卻常自稱說的是正宗英國腔，我也去過幾次倫敦，覺得他們說的腔調頗不同。記得以前在商業週刊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紹許多國際性公司，把他們的客戶服務搬到印度，訓練客服人員說美式英語，常讓他們人雖在印度，卻生活在美式的環境中，語音不能帶印度腔，這家航空公司的空服人員莫非也受過這款的訓練？

我們在瓦拉納西凌晨四時出門穿過許多窄街小巷則到河畔，去時緊跟導遊，一腳高一腳低，摸黑的走，頗緊張，生怕脫了隊回不了旅館。天黑加上緊張的心情無暇觀

察環境，回程時天已是大亮，約七點多鐘，這時街上人已多起來，我們在那些古老的巷弄街道穿梭，看印度人的一日之始，覺得頗與六十多年前我尚兒時在貴州雲南的古老巷子所見有幾分相似，居民雖不像在甘地墓附近看到的學生那樣整潔，但也不像早年在加爾看到許多街角衣不覆體的 Street people 那麼窮困。

這次旅遊中我們被安排騎駱駝數公里，穿過砂蹟塵土蒙蒙的農村，泥娃娃似的小孩，大的十一、二歲、小的五、六歲，跑出來與我們打招呼，導遊要我們預備一些鉛筆、原子筆、小筆記本之類的小物件送這些小孩，果然這些小孩歡天喜地的拿著這些小東西回家。導遊說這樣也能幫當地農人的忙，省了為小孩學習的一些開支。穿過農村時，很少看到這些小孩的父母。這一帶地方農村仍很貧



甘地墓

苦，不但缺物資、工作機會、更缺水，我們曾看到頭頂水罐的女人在這遠處小道上行走，導遊指出乾季時，他們靠的是遠處的水井。村民的辛苦我們感覺得出，另外從他們對觀光客的和善卻得保持距離的態度，可體會他們雖困苦但不乏生存的尊嚴。我們騎駱駝處是接近巴基斯坦的半沙漠地區，駱駝在乾旱的農村中穿過時常看到印巴戰爭期間留下的防禦工事，近年來兩國間氣氛漸和平，防禦工事已無軍人駐守，有一點像幾年前金門行時看到的狀況，金門有些炮兵陣地已是空的了，有的甚至重新佈置成觀光景點。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或可提供給印度主持觀光單位作參考。

前文提到後阿格拉到傑布，我們曾有一段數小時的火車行程，那天清晨 Bus 送我們到車站，只見人山人海，我們每人拉著自己的行李，緊追導遊從車站側面小門進入，交付行李託運後又緊隨導遊走向月台，月台上也如同車站行李托運處一樣到處都是人，有的可能等車久了，在月台上躺著睡起來。不久車來了，導遊叫我們分別盡快上車，然後擠向第六車廂。我們各自在人群中用力擠出一條通道，向我們預訂的車廂接近，一路上我們想在這樣的車廂過幾小時，恐怕很不好受。還好經過數分鐘也許是十分鐘吧，我們到了第六車廂，卻見這裡次序井然，座位寬暢，人人有皮質沙發坐，這應是商務艙吧。車廂間有冷氣，這裡的印度客人，人人衣著整齊，有的在閱讀，有的假寐，有的人甚至打開電腦工作。我們則是東張西望，看看自己人是否齊全，喝自己帶來的飲料解渴。成員中也有人開始與鄰座印度乘客開始聊天。隔著玻璃窗，只見

印度行 印度又行



月台上仍是人擠人，導遊說印度火車並不是很準時，誤分誤點甚至誤上半年，是常事。我們幸運，是坐短程車，準時開，是否準時到，我們是在旅遊中時間彈性大也不那麼在乎。

到了傑布，擠出車廂到領行李，再隨導遊走向來接我們的 Bus，找個好位置享受擠後的安寧，看看窗外，一片人潮，車子在人潮中緩緩的開動，聽導遊說傑布是一商業中心，特別是準新娘採購嫁妝處。我們雖無機會去市場體會這兒商業氣氛及看看媽媽們如何帶著準新娘辦嫁衣，卻有機會看到一隊很壯觀的送嫁場面。

我們 Bus 經過一處頗寬的街道，聽到樂音大作，只見一極長的送嫁隊伍，隊伍有高級驕車隊、有裝飾華麗的馬車隊、駝車隊、有樂隊，還有像是看熱鬧的人群，其中有一輛特別高且華麗的馬車，導遊說新娘在裡面，我們隔著車窗照相，導遊說這是非常有錢人家在辦的婚事。看到這一幕豪華送嫁場面，我又想起當年在加爾各答街角小休憩空地中擠滿的大人小孩、滿身灰塵、衣不覆體的情景，也想起不久前農村中那些頗為可愛友善的小泥娃娃。

導遊說 1947 年印度獨立前，傑布是眾多半獨立王國之一的首都。在英國統治期間，這些半獨立小王國的國王有相當的財政權、警察權及其他的行政權。傑布在十九世紀有一位國王很喜歡天文學，曾到英國多年，在此建了一個天文公園，佔地很廣，園區內建置了多個天體觀察台，頗有創意及教育價值，也呈現了懷古的幽情。這位國王的後人在此城的大片不動產，為造福民眾以極低的租費租給平民百姓住家與開些小商店，這也是造成捷布成為附近的重要的百貨採購中心因素之一。王公們的郊外獵莊，現在多改為旅館，我們這次印度之旅最後一晚住的莎門皇宮就是其中一。

莎門皇宮距德里 260 公里，附近有高速公路通到德里，導遊說需要 6 小時到機場，我們的班機是下午二時，因此清晨六時就要上路，二百六十多公里，不過新竹到高雄的距離，既有高速公路，何需六小時呢，上了路之後，才知道六小時可能會低估，公路是四線分隔式，路上走的不僅是汽車，有牛車、駝車、人力車等。喇叭隨時要響起，我們注意到我們 Bus 前面的卡車也好，Bus 也好，都大字註記「Please Blow Horn」。車速忽快忽慢，快時也達時速 80 公里以上。一路上，除了休息與上廁所並未遇塞車，中午前到達機場。

這段路程使我回憶到 1991 年九月與交大同事組團初次旅遊大陸，我們從成都乘 Bus 到樂山轉峨眉山也超過六小時，出了成都，有一段很寬的柏油馬路，路上也是各種車輛雜陳，並有農民利用經過車輛碾穀子。把公路當做曬穀場，這個場景四、五十年前在台灣也曾看到。五六年前我曾再應邀訪西南交大，去了成都校區，再去峨眉山校區，這次高速公路已完成，管理現代化，從成都到樂山石僅一個半小時。比較起來，

印度的公路建設落後大陸可能十五年以上，我們這次印度行還體驗到另一印度公共建設不足處，到印度當日晚上進入旅館房間，突然停電，二分鐘後電又來了，想必是旅館啓動了自己的備用發電機，後來的八天這件事成常態，我們進了旅館就有此心理預備。

這次印度行，我們除了觀賞印度的古文明外，也浮光掠影的體驗印度的發展，以前在商業週刊上看到一篇文章寫印度南部大城到班加羅因服務業興起的榮景，但公共建設一樣的跟不上，工作人員每日下上下班長時間塞在路上。電腦打開，因為停電困擾，服務常難以連續。

導遊先生

八天的印度遊行程中，導遊是我們惟一能近距離觀察的印度人，同時他的工作態度，他受的訓練及對保護遊客的責任感，值得特別介紹。

我們的導遊家鄉在喀什米爾山區，德里北方近千公里處，年約卅餘歲，矮壯，畢業於新德里的尼赫魯大學中文系；中文不僅能說、能讀也能寫，他說他們一班原有十人，學到最後剩不到一半，多數人畢業後的工作是導遊或選外交單位做翻譯，以前觀光的人很少，能進外交單位更是不易，所以在他的時代，學中文不僅是不易學，畢業後也不易找到工作。近年印度與中國大陸國關係改善，來印度觀光與台灣一樣大幅增加，現在尼赫魯大學中文系一班常過卅人，中途放棄的比例上也比以前少。導遊先生不僅懂中文，還會德文，入他這一行自然要熟讀印度歷史，每個印度古蹟都說不完的故事，了解這些故事只是初步，要能有系統有趣味的用中文或德文講出來就不易了。在旅遊季節，他帶的團一個接一個，我們計算一下，他應該是當地高收入人員，他也承認，但他說他賺的錢不是他一個人的，還要分給許多背後的人，他不肯再細說了。

每年十月到隔年三月是旅遊季，三月到六月德里這一帶天天烈日高掛，氣溫高達攝氏四、五十度，六月後緊接而來的是大雨滂沱雨季，我們問他旅遊季外他就休息了嗎？他說他的情況比較好，他在喀什米爾也有一旅行社，喀什米爾是高原地帶，涼爽適人，他勸我們旅遊季外可到他們部份印度去旅遊。可惜過去數十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為喀什米爾打了多次仗，他說小時是在砲聲中長大的，是不是與金門多年前的孩子們一樣呢。基於安全因素，台灣的觀光團很少安排去喀什米爾，導遊先生可能要失望了。導遊不僅善盡古蹟景點解說之責，對我們這個旅行團成員安全也處處留神，八天的旅程中，幾乎沒有進過市場與商店，少了買點紀念品的機會，部份成員微感遺憾，整體來說我們全團成員都感謝他八天來的服務。也希望他有機會到台灣來觀光。友聲

（本文摘自《閃文集》，感謝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熱心提供。）